

南门江上有座桥

■孙道荣

杭州城南，南门江穿城而过，南下奔乡村去了。追着河水奔流的，还有两岸的楼房，几年前的田野现在齐刷刷都是楼房，往南郊外一路狂奔，比河水跑得更快。原本还算宽阔的河道，夹在一个个小区之间，显得越来越逼仄。

南门江上建了好多桥，跑汽车的，跑高铁列车的，大大小小十来座。如果是开车从上面经过，有的都看不出是一座桥——南门江上已经看不到船了。不高的桥上留几个孔洞，水就挤挤挨挨钻过去了。

不过，南门江上有一座桥却建得高大大大，老远一看就知道它是座桥，中间拱形的桥洞高高隆起，有桥该有的样子。它也是唯一以南门江命名的桥。南门江桥的东边，是一个叫泰和的居民小区，西侧是潘水小区，都是人口逾万的大社区。奇怪的是，这座桥只能走人，不能通汽车，连自行车也只能推着上去；坡度大，下桥时手上还得捏着刹，否则容易把人带翻。偶尔看到不服气的小青年骑着自行车硬往上冲，上到一半就没力气了。

一座不能通车的桥，寂寞是难免的。白天，你很少能看到有人从桥上

经过。住在东边泰和小区与住在西边潘水小区的人，似乎也没有多少往来的愿望。他们都有自己的农贸市场，和各种小吃店、理发店、幼儿园……城里小区的居民可不像乡下的村庄里来往那么密切，若亲友住在对面的小区，开车从南门江桥北或桥南绕过去也方便得很。城市大，距离反倒不成问题了，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悖论。偶尔看到有站在南门江桥上的人，很可能是钓鱼的，鱼竿从高高的桥面伸出去，钓的是一江空阔。

到了晚上，南门江桥却忽然热闹起来。住在泰和的人从东面走上来，住在潘水的人从西面走上来，到了桥上就分不出谁是从哪个小区上来的了。哪个方向来的也没什么关系，他们就是特意上桥来的。

夜晚的南门江桥就那么吸引人吗？看看孩子们的笑脸就知道了。南门江桥是木制桥，整座桥全木打造。中间部分是步行台阶，桥的两侧是供自行车和残疾车推行的滑道。两侧都有高而密实的护栏，孩子们就从台阶走到桥顶，一个跟着一个，顺着两边的滑道“溜溜”滑下去。有的孩子滑到一半用脚止住，爬起来再走回桥顶重新滑下来，周而复始。因为

这是整座桥坡度最陡的一段，刺激。也有的孩子从桥顶一直滑到底，三四十米，酣畅淋漓。带孩子来的有父母，也有爷爷奶奶、姥爷姥姥。住在潘水的多是拆迁户，有回迁也有就是附近村庄的，基本都是熟人。就算以前不熟，小孩子玩在一起，大人也自然熟络起来。而住在泰和的人，买这房多是考虑养老需求，那时候这里还是城郊，临水，宜居。谁也没想到短短十几年这里竟成了闹市区。单单这个话题就够那些相熟或刚刚认识的老人们感慨唏嘘了。年轻的父母们，更愿意站在桥顶，看老城区自己读过书的中学，还有灯火尽处自己公司新建的写字楼。

如果你觉得，南门江桥就是一个晚饭后周边的人们散散步、溜溜娃、聊聊天、张望几眼的地方，就错了。比如，一个拿手机讲着外乡话的年轻人，就不一定是来看风景的，杭州到处是风景，不必大老远跑这儿来。他应该是在等人——南门江桥往东是曲径通幽的公园，往西是现代气息浓郁的文化广场，这两处都是年轻人约会的好去处。而南门江桥的边上就是地铁站，小伙子要等的人多半会从那里走出来，抬眼就能看见亮着缤纷

灯光的桥，还有人影绰绰中正焦急地等待自己的人——南门江桥，只是一个碰头的地点。

也有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，于是卖花的、卖小玩意儿的、卖零食的，也不用摊位，身上背着、手里拿着，就是一个流动的小店铺。不吆喝，也不推销，只于桥上来回走动，自然地融入南门江桥夜色的一部分。偶尔匆匆跑过去的是快递小哥，只有他们才是要真正过桥的人，以最快的速度把人家需要的东西送到桥东，或者桥西。

一座桥不以通行为目的，还是桥吗？其实你在杭州，尤其是运河之上，能看到很多像南门江桥一样的桥，它们正在丧失作为一座桥的固有作用。那是因为，它们的左右有了更宽阔的桥便于通行。而像南门江这样的桥，在逐渐失去通行作用的同时，正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就像我们人生中的很多东西一样。



朝花夕拾

击穿的忧伤

■陈幼芬

好久没有这样的沮丧，阴霾不散的感觉，令人烦闷。

《牡丹亭》里的杜丽娘也曾十分烦闷。她在闺房内百无聊赖地唱罢“剪不断，理还乱，闷无端”，然后梳妆停当出门游园。但见园内断井残垣，禁叹“良辰美景奈何天”，触景生情，游春更伤感。直到梦中得遇柳梦梅，她的生命气息才被突然触萌盛发，荡漾出涟漪无数。杜小姐的这种幽怨复杂的情愫里，锁着的是少女春情，春花一发，自然消弭。而我呢，这股子烦闷，源于疫情。一种生命被磨损的失望，久久徘徊。

母亲是第一个起于发冷然后躺倒的人，烧得不高，但咽痛乏力，骨头酸得厉害，人没有力气，庆幸胃口不倒。继之是咳嗽，咽部都咳出了血，但咳嗽好像一匹怎么也扯不完的布，顽固不见薄弱。

妹妹一家是第二波，三个人接二连三地依次卧床，高烧伴寒战，厚厚的棉被捂出不少汗，除了腰痛乏力与同样粘稠的咳嗽，两天之内症状倒是减轻许多。据此，妹妹终于可以放下三年来的焦虑，不用再害怕它了。

然后是父亲，家中最年长的一位

世相百态

复杂的圈子

■金柏泉

晚饭时分，老李头倒了二两土烧，正就着几条清蒸小鲫鱼慢吞吞地边吃边与孩子聊着他小时候的故事。突然，听到“笃笃笃”的敲门声，打开门一看，是小区管理垃圾分类的王阿姨。

“王阿姨你怎么难得？进屋坐会儿。”老李头的夫人招呼着。“不用不用，是李师傅家吧？我来确认一下这两天你家先生有没有把两个酒盒子扔垃圾桶的？我大概有个印象，但扔垃圾的人多，不能确定了。”王阿姨站在门口说话。

“是的是的，今早我是有两个茅台酒盒子扔了的，怎么啦王阿姨？”老李头连忙从餐桌前站起来，应声来到门口。

时间和物品都对上号了，王阿姨知道就这家没错，就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：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，早上我把垃圾桶里可以利用的废品拣出来，其中有两个酒盒子，我把它拆开归总时从里面掉出两个精致小纸包，各装着两张提货卡，一定是扔垃圾的人不小心错扔的。凭着早上模糊的印象，还好酒盒内写着‘李，2008’几个字，想着应该是李家的东西，所以就顺藤摸瓜找来了。”

重新回到餐桌旁的老李头，盯着这两份数目不小的提货卡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

老李头的外甥是开公司的，生意场上的应酬必须备一点好酒在家，逢

也中招了。他是未雨绸缪，早早就配好了感冒药的。时不时地喝几包冲剂，将注意力转移到别处，他病后的症状相对较轻，只是乏力嗜睡。不理睬母亲如何的担心应对，他顾自呼呼地睡去，一天一夜以后就恢复如常了。也许是他战术上重视与战略上藐视的态度，毒株对他还是手下留情的。

最后，先生也扛不住了，发了三天高烧，卧床已四天，仍不见恢复。他说好难受啊，鼻塞咽痛，浑身骨头无处安放，连胸部都隐隐发痛，担心会不会演变成传说中的白肺。除了端水送粥，我无言可安慰。想想同一片天空下，不计其数的人正在经受同样的苦楚，也不算孤单了。除了默默承受，他也无话可说了。

我呢，除了发烧，其他所有的症状，我都有领受。鼻塞时张口呼吸，咽痛时不断喝水，骨酸时敲敲捶捶，手里总有做不完的事，也避免了我瞻前顾后的想入非非。我猜，自己肯定也是“阳”人，只不过是抗原测不到而已。但毕竟，没有倒下。一来，还能带着干痒的喉咙上网课，还能左右开弓地处理微信与钉钉上叮咚不断的事务，二来，厨房里的烟火气延绵不

绝，还能为床上的病人送些热汤。这工作生活两不误的幸福，也是很值得感恩的。

街路上人车少了，门窗外咳嗽连连，太阳也躲起了身影，大地冰冷。虽没有发烧躺倒，我还是感到有些闷滞不爽，心情犹如室外细雨绵绵的湿冷空气。

我只好继续看书。刚看完斯蒂芬·茨威格的《人类群星闪烁时》，“难免迷雾遮路，也要心存温和”的喟叹犹在耳畔。艰难时刻，心绪的和平与静谧，实在太可贵。我想，我该给自己多一些耐心，给他人多一些安慰，也给世界多一些相信。

我有些疲惫，不想伤神耗能，我去书柜选了《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》，是傅雷写的。原来，除了著名的家书，他还是名画艺术欣赏的高手，他质朴凝练的笔风，适时地为我端来一锅美妙的精神大餐。书中名家汇集，名作荟萃，达芬·奇的深邃广博，拉斐尔的优雅恬美，米开朗琪罗的雄壮静穆，普桑的严谨高贵，伦勃朗的执着坚守……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近二十位大家跃然纸上，他们伟大而独特的灵魂之芬芳，令人流连忘返，心醉神迷。但未及一

了，包括那两个酒盒子。可是，这两份提货卡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呢？外甥总不可能悄悄放几张提货卡送给舅舅。而且从提货日期、品名看，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放进去的。

外甥的毛同学是一个重要部门的小科长，职务不高权力不小。与外甥关系很铁，经常有些吃吃喝喝的往来。那天，毛同学到外甥家吃饭，顺便提了两瓶酒，说是当天喝的。家里请客，哪能喝客人带来的酒，于是这两瓶酒就留下来了。

那酒盒子里的提货卡一定是有人送给毛同学这两瓶酒时放进去的。外甥直接打电话给这位同学：“酒帮你喝掉了，里面的两样东西你来拿回去，哈哈。”

同学听说他带来的两瓶酒里面有礼卡，有点尴尬，好在两人关系像亲兄弟，没有什么大碍。“这个刘校长，那天来家里串门，说当校长压力大，希望调到局机关，这不是明摆着想提副局长嘛？还不三不四带了两瓶酒来，当时还纳闷现在找人办事还有带两瓶酒的，原来搞了这么小动作。”同学如此想着，说：“老同学见笑了，这个东西我要退回去的，说事就说事，还搞这种歪门邪道！”

刘校长一听这事，知道自己把事情办砸了。那天出门前是纠结了好一阵子，带什么礼物好呢？既要进得了门又不能太寒碜，最后决定就像平常

半，我还是厌烦了。

暂且放下，我再看戏。上海越剧院网上直播的《孔雀东南飞》正拉开帷幕。这是一出悲剧，范伟两派合作的传统剧目。经典能永远流传，在于剧的精神内涵与戏的表演功力。熟悉的老戏，依然十分精彩，我很快被吸引。编排紧凑，情节不拖沓，情感饱满，张力一浪高过一浪，两位主角的唱功了得，腔韵醇厚，表演真挚，声泪俱下。隔着电脑屏幕，我也深深入戏，不觉酸楚噙喉，泪如雨下。似乎，刘兰芝与焦仲卿的悲与苦，宣发出了我藏在深处的郁结之气。泪珠纷落，带走了我的烦恼。眼皮水肿了，但我的心，却越来越轻，渐渐变得清朗。看来，纾解情绪最实用的一招，是哭。

一出悲剧，令人动容，瞬间释放了我的悲愁与郁闷。共振智识，渲染情绪，震撼人心，正是悲剧的力量。那么，令人困顿不前的难处，也有其意义吧！

小林曾在他的漫画里说：“难走的，都是上坡的路”。我想，不管这坡有多高，慢些走总是好的，顺便等一等灵魂。

温馨一刻

冬韵三美

■洪梅

自古逢冬悲寒峭，我言冬日独风骚。一年四季，冬天饱受吐槽。不留情面的刺骨，毫不掩饰的肃杀，稀缺无比的暖阳，仿佛空气里在低吟一曲生命的哀歌，似乎世间万物会如同那晨露一般一刹那消失无踪。然而，在我眼里，冬天的韵味纸短情长，需潜心领会，取其三韵诉诸笔端。

一韵美在素。

春夏秋冬的美，百花赴宴，姹紫嫣红，招蜂引蝶，是热闹非凡的选美大赛。到了冬天，娇艳的花们在冽风里望寒却步，大地回归本色，无声无息地彰显着纯色的素美，光秃秃的树枝，空荡荡的池塘，昏沉沉的天空，天地间呢喃着一片静的私语。飞雪过后，洁白的一片波澜壮阔，天地间很难寻觅到娇艳的亮色，沉静而高远。卸掉前三季的华丽妆容，大地素颜示人，尽显返璞归真的大气。

天地万物在冬天的统一号令下，重拾空杯心态，不论过去多么辉煌灿烂，如何千娇百媚，都被冬天清零归素。沉静下来休养生息的天地万物，过起了一段养精蓄锐的时光。此时漫长的冬季如同黑夜，仿佛是造物主另一大神奇的创造，等苏醒过来又是全新的开始，让你轻装前行。

二韵美在静。

经过春天的破势生长，走过夏天的雍容华贵，达到秋天的喧哗鼎沸，最终臣服于冬天的祥和宁静。因冷得不可抗拒，出门赴约的热情也收回腹中，一句“外面太冷了，还是躲被窝吧”，让闹市的欢腾按下了暂停键。休眠的世界充满了想象，冬眠的人间净化为一道神秘的静美。

冬天的静美在热气缭绕的洗脚盆里，温暖由脚底逆流而上，缓缓地，悄悄地，舒服浸润全身，带着这份蓄养的温热一头躲进被窝，梦也是生香的；冬天的静美在沙发垫上倚靠的书香里，泡上一杯心仪的热茶，盖上一层轻柔的毛毯，身心在书海里与作者注目对话，免去了与人对坐时面面相觑的尴尬，无人问津的日子让心情惬意放飞；冬日的静美在暖阳斜照的公园里，没有飞鸟叽喳萦绕的大树们，像憨厚腼腆的小伙在冷风中静默不语，在天地间留下倔强的身影。

三韵美在盼。

冬天离春节最近，节日的氛围融化天地间的这片冰寒。过年前的一个月，春节的仪式感就铺天盖地开始提醒你了。倒计时的抢火车票，让似箭的归心预约下返程的期盼；网上商城的新年页面，给历年翻篇备好重新出发的彩头和行装。

盼着年夜饭后鞭炮绽放出团圆的喜乐，盼着卸下扛了一年的重担共侃大山。在村里过年，盼的是身边有炉火，耳边有欢笑，嘴里有馨香，优哉遣时光；哪怕疫情阻隔回不去，在温暖如春的空调暖气房里，盼也能在慢生活中找回遗失的美好，收藏夹里待欣赏的电影电视剧，跃跃欲试的美食烹饪、平时无暇欣赏的孩子嬉闹，所有曾经被忽略的、被错过的、被搁置的，都被拾掇起来，找回独属冬季盼里蕴藏的生活静美。而这一切，都是春耕、夏耘、秋收的忙忙碌碌里无法企及的。

此刻，站在2022年的年尾，共同祈盼疫情全面终结在这个寒冬里。当2023年春节的鞭炮绽放时，疫情阴霾已散，口罩早已载入史册，人间一片春暖花开……

湘湖新苗

史铁生的“座驾”

■俞琦洁

20世纪前后，卡尔·本茨发明了现代意义上的汽车，从此汽车由三轮到四轮，有两座到四座，汽车的功能在不断提升，人人都称赞这项伟大的发明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汽车是我们的代步工具，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汽车开始变味，变成了一些人攀比的工具。

《富二代攀宝马车》《八旬老人刮坏宝马车街边痛哭》这样的新闻在社会上已经屡见不鲜了，现在很多人都热衷于汽车那些琳琅满目的品牌，却渐渐淡忘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真情。在四川某地一男子为了买最新款奥迪车，不惜和自己的父亲大打出手，这一新闻在网上产生了热议，一些爱车人士竟然觉得车比亲情还重要，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，究其原因，这一切都是虚荣心在作怪。

现如今，物质大发展，社会大进步，满大街都是好车豪车，然而面对这些车我从来没有羡慕过，更不要说感动了？

什么汽车最昂贵，答案肯定多种多样，莫衷一是。但我自从阅读了《我与地坛》，有了自己的答案，坚定的答案。那就是著名作家史铁生的“座驾”。史铁生先生因为下半身瘫痪，因此拥有许多辆轮椅车。其中，有的早已经生锈，被划得斑斑驳驳，而他却视这些旧车破车若珍宝。他在《我与地坛》中写道：第一辆车，是母亲东奔西跑找人定制的，另一辆，是他第一次当上编剧，朋友们凑钱给他买的……显然，敝“车”自珍的作者留下的并不是车本身，而是那无法永远割舍的真情。我毫不犹豫地相信，就算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汽车来换史铁生的这些轮椅车，史铁生也是不会同意交换的。

因为史铁生先生的轮椅车是有灵魂的，最豪华的车最后也是一堆废铜烂铁，唯有史铁生先生曾经的座驾，永远散发着真挚的情怀、生命的光芒。（作者系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学生）